

· 沙 青 ·

# 平衡木上的跳跃

新时期记者  
自选丛书

Pingchengmu shangde tiaoyue



· Shao Qing ·

# 平衡木上的跳跃

沙 青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7年·北京

责任编辑：殷崇文

**平衡木上的跳跃**

沙 青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960毫米1/32开本，印张9，插页2，字数152千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041-032-3/G·33

统一书号：7363·117 定价：(平装)1.55元，(压膜)1.75元

2022.6.16

## 编者献辞

将凝聚着无数心血的《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第一辑)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兴奋、欣慰与期望。

将来，无论谁来书写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不能不赋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期以辉煌的文字。

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复兴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是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新旧观念更新的蜕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和可歌可泣的奋斗！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比历史学家们更早地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感到兴奋！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记者，他们一步入新闻界就赶上了这个历史新时期。如果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那么，20世纪便是新闻记者的时代。这批记者活跃在突发事故的现场、重大事件的舞台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记录下新时期的风云变革和各种社会问题，记录下改革大潮中中国人民的开拓与追求。

这种记录是那样艰难。传统的新闻写作格式已容纳不下时代的风云和他们的激情。于是，这批记者调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使真实的新闻报道不仅

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富于艺术感染力。他们的作品以纪实的优势兼有文学的价值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整个社会的注目。所谓“新闻作品枯燥无味，不值得结集出版”的说法，因此而被否定。应该指出，这批新时期的记录者是和历史一同前进，一同成长的——我们深感欣慰！

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在改革中涌现出来，以其好的作品加入这套丛书的行列，奉献给现在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我们期待着！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

编辑委员会

1987年夏于北京

# 目 录

## 古都时尚

擒火人.....	( 3 )
长廊问画.....	( 6 )
北京人的新情趣.....	( 9 )
通天盖地.....	(12)
医食同源.....	(15)

棕熊出逃.....	(18)
它们何事？ .....	(21)
生命在燃烧.....	(24)

## 一份迟到的报告(附：长陵棱恩殿破坏始末)

.....	(31)
元大都土城在呻吟.....	(37)
天安门整容记.....	(39)
国宝复出记.....	(41)
五星，好！ .....	(44)
墨大王一得阁.....	(48)

## **昨晚舞台**

- 美国乐手高奏《歌唱祖国》.....( 53 )  
汽油桶在北京敲响.....( 55 )  
安娜·怀曼 飞翔的想象.....( 57 )
- 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法庭”.....( 59 )  
日本“阿凡提”进北京.....( 63 )  
中美芭蕾联袂.....( 65 )  
加藤如入无人之境.....( 67 )  
瑰丽多姿的墨西哥舞蹈.....( 69 )  
这是一个“丑小鸭”么? .....( 71 )  
美国现代芭蕾的缩影.....( 74 )  
莫尔肖无声有情倾倒四座.....( 76 )  
舞剧《红楼梦》得与失.....( 78 )  
舞起来吧, 黛玉.....( 81 )
- 800年前古人之音800年后今人之咏.....( 83 )

## **人物撷英**

- 无论谁都有音乐生活——访李德伦.....( 87 )  
叱咤欧洲乐坛的东方指挥——访朱晖...( 90 )  
瑞典指挥问答录.....( 94 )  
寻访刘雪庵.....( 97 )  
永远不和音乐告别——访郎毓秀.....( 101 )

爱青年，才能为青年所爱——访谷建芬	(105)
程琳初识	(108)
17岁走向世界赛坛	(111)
赵丹留给赵青的遗产	(114)
形体是灵魂的手套——奥地利哑剧艺术家 一席谈	(117)
得了奖也是一种苦恼——访李秀明	(120)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123)
真情实感的燃烧——访徐怀中	(126)
香港的“四川才子”——访余雪曼	(129)
非凡的广告——一段湮没36载的往事	(132)
动物园主任的酸甜苦辣	(136)
李连杰与《少林寺》	(140)
曾经不被理解的歌者	(149)
<b>八面来风</b>	
野生大熊猫跟踪记事	(167)
河西走廊印象(上下篇)	(178)
大西北的玫瑰王国	(184)
今日风库	(187)

这里有个金娃娃	(191)
大漠边缘“小江南”	(194)
裕固族，何处来？何处去？	(197)
成都不可无茶	(201)
尼众佛学院初探	(204)
日本姑娘在想什么？	(210)
日本幼儿教育点滴	(214)
现代日本如何“厚古”	(218)
<b>北京失去平衡</b>	(223)
<b>后记</b>	(279)

# 古 都 时 尚



## 擒 火 人

“铃！铃——！”紧张，高度紧张！蹬胶靴，戴钢盔，扎皮带，别腰斧。在这千家老孺聚首、万室笑语喧腾的北京守岁之夜，擒火人戎装一身，紧急出动了。

“呜——当！当！当！呜——”一路上，警笛呼啸，红灯闪闪，风驰电掣，行人伫望。

“吱——”飞转的车轮，戛然而止。22点48分。  
朝阳门北小街宝玉胡同。火场在此！

一个身影闪过。谁？32岁的队长单忠。身先士卒，侦察火情，这是消防指挥员的第一条守则。

火场，惊慌之地；看他处乱不惊，神色从容。  
当然，他的大脑正在高速运转：有没有易燃易爆物？有没有珍贵物品？人，更宝贵……

“关电闸……铺水带！”他发出第一道命令。  
水枪，扫射着浓烟密布的房檐……梯子竖起，  
一名战士跃上屋脊，挥动腰斧，开通水路……

短兵相接的战斗，仅仅延续了12分钟。

“谢谢！谢谢你们！”房主人的话音未落，满身

泥水的战士们已踏上了归途。

北新桥消防中队营地的电视机前，刚刚脱离火与烟的战士们，兴味正酣。看，阿原主持“金银猜”。“金的”、“银的”，你叫我嚷，战士们沉浸在佳节的欢乐之中。

不过，若电视节目制作者洞悉这些战士的特殊心理，或许会尽量避免采用各种铃声。因为，任何铃响，都会扣动他们那异常敏感的神经。

23点48分。“铃——！”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战士们一跃而起。“快！五道营胡同……”

“呜——”救火车向雍和宫大街疾驰……

又是一处民宅失火，幸亏扑救及时。

差两分钟零点。“停水”。单忠宣布战斗结束。骤然，迎春的鞭炮声响彻全城，北京的夜空流光飞彩。“呵，多美！”战士舒心地望着，笑了。

“9005、9005，听见没有。快去海运仓……”随着报话机传来的声音，机敏的战士已跨入车内。车象离弦的箭，冲上大街，向南……向东……

“到达火场，火已熄灭”。“9005，东大桥火警……”此刻，贺春的人们涌上街头，燃点花炮。整条大街，五彩纷呈；车的周围，金花四溅。在这火花交织的美丽图案中，擒火勇士在高歌猛进，迎接新春……

夜深了。守岁的人们大都倦了、睡了。但在消

防营地，战士们依然戎装在身。沉重的靴子，硬挺的战斗服，还有烟熏火燎的黑手。

火警！凌晨2点8分。战士又从各房间夺门而出，秒秒必争。转眼，车入人迹寥寥的东四北大街，向北，向郊区飞也似地奔去。

这群可爱的消防战士，从头天下午4点到现在尚未吃饭。营地厨房煮的面条已飘着香味，但眼下只能忘记那辘辘饥肠。

发现火场！是一处仓库起火，远望火光冲天。一车又一车水喷射出去，火势渐弱，更弱……唔！寒气袭人。

此刻，气温降到零下14°C。搏斗整整一个小时的战士外衣冻成了冰的盔甲，弯一弯胳膊和腿，真难！

归途上，钢盔滴落着融化的冰水，浸透冰水的衣服贴着滚热的皮肤，但他们仍然在说说笑笑……

1984年2月17日

## 长廊问画

颐和园妙在借景。而长廊借景，上溯千年，取材万里，更是妙中之妙。听人说，若将长廊彩画当作一份历史掌故考卷，今日北京城中，怕无人能答满分。

时值季春，再游长廊，专为问画。云集长廊的1万4千余幅大小彩画中，数百幅人物彩画尤为逗人玩味。你看，那位驻足留佳亭的长者，托腮默想，是在“自我考试”？前边几位唧唧喳喳的姑娘，手指一幅画，有的说是黛玉，有的说是貂蝉，相差竟千年！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探询多日，总算找到了1959年和1979年两次油漆彩画长廊的主持人赵立德。提起长廊这源于江浙的苏式彩画，这位一辈子干“古老活”的花甲老人无限感慨了：“前几年重新油画长廊，从河北省请来老画工李作滨和孔令旺，两位古稀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涂掉1959年的画儿。唉，听说苏式彩画在江浙一带已经失传，要再不继承，眼瞅着北京也要失传。走，老画儿都在长廊西头……”

出邀月门西行，赵立德一路缄默，眼看过了寄澜亭。向他问画， he却道：“我讲不了。您瞧这里面，红楼，水浒，西游，聊斋，西厢，岳飞传，封神演义，今古奇观……多少故事儿；还有诗词曲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孔令旺也不准都能说清李作滨的画儿。”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

“不过……”赵立德又慢悠悠地说：“我叫来了我们油画队最老的画工。那不，他来了。”画工杨继民50开外，向他问画，十有七八难不住他。

“这幅好认，《红楼梦》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那幅是取唐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杨继民面前，长廊彩画中成百上千的人物仿佛都活动起来了。老画工口若悬河，长廊两边的游人纷纷聚来听讲：这是选自民俗画的“晓妆图”，那是《千家诗》里的“松下问童子”；再往西是“风尘三侠”、“渔樵问答”、“米良公爱石”、“五老观图”、“竹林七贤”、“僧道俗”……人们听得入了神。美不胜收的彩画，令人眼花缭乱，这长廊简直就是画廊！而哪个国家的画廊有如此海阔天高、人物如林的历史画卷？

知道了彩画的内容、出处，就越看越有味道，也真正享受到置身画廊的乐趣了。

油漆彩画是我国古建筑的灵魂。长廊，正是由于绘有大量引人入胜的彩画才傲然于颐和园众廊之

中。

长廊以长著称，以画动人。它始建于1750年，曾被英法联军焚毁。现存的是光绪年间复建的第二代。感谢当年的老画工们把聪明才智的结晶留给了后人。据说，他们一无画样子，二不打底子，“画谱”装在肚子里。可是在过去那种年代里，劳动人民纵有绝技在身，他们的境遇却是悲惨的。赵立德老人领我来到乐寿堂，说：“我在这儿发现过‘一封信’。”果然，东跨院西数第二间半廊，有一幅纪念帖巧妙地藏在彩画一侧。纪念帖上写着“……每日所得之饭钱不足一人之日费……”赵立德说：“这是四十年前油画颐和园的画工留下的。那年头，油画质量哪儿好得了！”

长廊彩画历经沧桑，如今益发光彩夺目。“要再不继承，眼瞅着在北京也要失传”，老画工的担心该不会成为现实吧！

1983年5月1日